

于都長征源合唱團全國義演 盼2021年達成500場目標

# 憶先烈 續紅色基因 唱紅歌 傳長征精神

「男女老少來相送，熱淚沾衣敘情長。緊緊握住紅軍的手，親人何時返故鄉？」在新中國70華誕的喜慶日子裡，紅軍烈士高良鐸的外孫、于都縣政協副主席、長征源合唱團首任團長袁尚貴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說，長征源合唱團現有160位團員，上至「50後」、下至「90後」，大多從未見過85年前從長征渡口集結出發的先輩們，僅能從一紙北上抗日無音訊的烈士證書及尚在世長輩口述中得知零星過往。傳唱《長征組歌》，和先輩們一起「爬雪山，過草地，走二萬五千里長征」，不僅使得紅色基因的代際傳承更加具象化，也能讓年輕一代更好地找尋到人生信仰。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逍 江西報道



江西于都位置示意圖

南昌

江西省

于都縣

贛州市



在《長征源 中國夢》交響音樂會上，長征源合唱團、原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江西藝術中心交響樂團聯袂演出《長征組歌》。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央主力紅軍為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包圍追擊，被迫實行戰略性轉移，退出中央根據地，進行長征。其中，中央機關、中革軍委和中央紅軍主力共8.6萬人從于都啟程，其中有姓名可考的于都籍烈士達16,338人，近萬名挑夫隨軍出征沒有留下姓名記載。袁尚貴說：「長征源合唱團並非定位在紅軍後代，而是注重紅色基因的傳承。因為在于都，幾乎人人是紅軍的後代，四處是以長征或長征源命名的單位、街道、橋樑，就連很多小店舖也是如此！」

## 班底業餘 毅力驚人

2010年，時任于都縣文化局局長的袁尚貴和縣總工會、宣傳部領導着手成立于都縣長征源職工合唱團（長征源合唱團前身），以唱歌這種最平民的方式，活躍當地百姓業餘生活，同時彰顯長征集結地特色。他說：「初創團員120多人，單位不同，職業也不盡相同，管理不方便。我們起草章程的時候，就規定每周三晚上集中訓練，一站至少兩個小時，請假需向所屬聲部部長報備。」

他說，從前期排練至首演，耗時半年左右，幾乎每天都有新鮮的事發生。「大部分人起點為零，合唱團下

設男高聲部、男低聲部、女高聲部、女低聲部，與KTV唱歌完全不一樣。我們就一句一句學，一段一段摳，仔細校正每一個發聲，甚至細微到一個表情、一個動作。可是，有的人再怎麼學，總是不在調上，甚至還把大家帶偏了，最後無奈退團。」

「那時候，我們沒有專門的訓練場地，輾轉於縣民政局會議室、城關小學教室、文化藝術中心。需要用台階練習時，我們就到藝術中心門口的台階上練習。有團員的小孩年幼，每逢訓練時就被帶到現場，被戲稱是『從小耳濡目染』。印象最深的是，2010年的一個排練日，碰上雨夾雪，氣溫降至零下，幾乎所有團員全到齊了！」他說，他從未想過長征源合唱團有如此大的凝聚力，並意識到這支隊伍散不了。

## 專業指導 歌藝提升

目前，長征源合唱團巡演《長征組歌》已有335場，走進先輩浴血奮戰過的江西、廣東、廣西、貴州、陝西、寧夏、甘肅等省份，也有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袁尚貴感歎道：「我們是紅軍後代，無論走到哪裡，都受到了極高的禮遇。碰上雨，台下觀眾就和我們一起大合唱。演出結束後，大家就跟小粉絲

一樣，爭相和我們合影。原北京軍區政治部戰友文工團團長王曉嶺看完我們的演出後，評價『相信你們無論走到哪裡，都能震驚四座，因為你們的情感無人可比』，並促成了合唱團與原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結成『姊妹團』，讓我們獲得專業指導，獲得質的提升。」

在北京，抗美援朝老兵孟慶銘看合唱團的演出時，就留下了熱淚，組織老朋友們一起聽袁尚貴講述于都紅軍及合唱團的故事。袁尚貴回憶道，「孟老將珍藏了好多年的紀念品，鄭重地交給我們保存。他之前特意跑到董存瑞的老家河北親自採摘葡萄，後又在超市買了幾箱水果，去看望團員們。為了與大家合影，他還換上了胸前掛滿勳章的老式軍裝。孟老說，那件老式軍裝是只有在重大日子才會穿的，可見對我們多麼看重！」

據悉，今年5月，在接受習近平總書記會見，與總書記握手交談時，袁尚貴報告了合唱團的新目標，到建黨一百周年的時候，要完成500場以上《長征組歌》義務巡演，向黨致敬，為傳承紅色基因、弘揚長征精神不懈奮鬥。袁尚貴說，「500場以上巡演，我們肯定能完成。我們還想走進駐港部隊軍營及香港街頭巷尾，讓大家都聽一聽長征源的歌聲！」



抗美援朝老兵孟慶銘（右）將珍藏紀念品轉交給袁尚貴（左）帶回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館。香港文匯報江西傳真



每周三晚上，長征源合唱團集中訓練。香港文匯報江西傳真

「小學課本上有詩句『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閒』。『遠征難』，到底有多難，那時年幼的我們實在難以想像。長大後，我們接觸的大多是流行文化，關注的是賺錢和生活，不如意的時候，難免會有點小沮喪。」90後謝志輝是團裡的「忙內」擔當，嗓音特有主播範。

他說：「要想唱得好，技巧可以學，感情學不會。我通過舞台上的燈光、音樂，試着將自己置身於『長征』途中。比如，『紅軍夜渡于都河』展現的就是先輩們在夜晚，靜悄悄且爭分奪秒地渡河，向理想信念出發；《過雪山草地》部分中，在那麼壯烈的環境下，羌笛入耳，給人帶來的是希望，流露的是浪漫主義情懷。邊唱歌邊感悟，長征對於我早已不是85年前遙遠的故事，而是我們廣告公司的創作靈感，也是我們創業中堅持、求精、向上的力量源泉。」



「90後」謝志輝愛從紅歌中汲取正能量。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 攝

## 「90後」唱紅歌 汲正能量

## 血脈相連 總有重聚日

走先輩們走過的路，看先輩們看過的風景，血脈相連，總有重聚之日。袁尚貴說，2016年8月，合唱團結束在寧夏西吉縣將台堡紀念廣場的演出後，欲離開，被當地政府再三挽留，一定要嚐一碗「紅粉」。「那『紅粉』製作方法和我們于都的薯粉差不多，就是原料不同而已。原來，紅軍長征在此休整期間，教當地群眾用石磨將馬鈴薯碾成澱粉汁，再通過粉勺成條。我在想，那些紅軍中是不是就會有我們的親人呢？」

團員林麗萍以邊巡邊尋親的方式，找到了自己的小爺爺林羅發生。她說：「2014年，廣西興安紅軍長征突破湘江烈士紀念碑園開園，邀請我們前去演出。在1,000多位于都籍烈士的名單裡，我一個一個找，找到了林羅發生。我淋着雨，留着眼淚，打電話告訴我父親，終於找到了小爺爺的犧牲地。這一直是我們家族的心結。1933年，我爺爺將小爺爺送上戰場，直至1955年收到了關於小爺爺的一紙烈士證明書，沒有犧牲時間，沒有犧牲地點。」2016年暑假，她帶着全家人來到了廣西興安湘江邊上，取走了一杯湘江土，帶回老家安葬，以示小爺爺魂歸故里。

## 領唱夫妻 切磋中進步



鍾建平與愛人余玉蘭同為紅三代，也是合唱團領唱。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逍 攝

「1934年10月，我的爺爺和小爺爺（未婚）經毛主席介紹參加紅軍，留下當時已懷孕的奶奶和大兒子，他們經常縮在廢棄的礦洞裡，以躲避國民黨軍隊的追殺。後來，因家境太窮，奶奶不得不將小兒子賣給異姓人家。我覺得，我奶奶和爺爺一樣，十分偉大。奶奶的故事在于都並非個例，丈夫從軍，妻子開始學着支撐整個家庭。對我們這些紅軍後代而言，不忘長征初心，也是銘記家族的一段最歡離合史。」于都縣公安局四級高級警長鍾建平講述家族往事，悲從中來，

淚流滿面。他說，參加合唱團，沒有任何報酬，靠的全是一份執着。「作為唱歌門外漢，我入團之初，就立志當最優秀的團員。團體排練之餘，我們夫妻在家互相學習，相互指出細節問題，加上老師指點，進步飛快。不久，我和愛人就同為《長征組歌》領唱之一，在縣裡也算得上專業歌手了。如今，兒子在外工作，我和愛人各自安排好工作，就跟着合唱團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我們夫妻倆經常在一起，凡事可商量，也不用互相惦記。」